

欽定明史

卷百四
四十五
九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

列傳第三十三

總裁管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保兼李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禮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璽奉

敕修

姚廣孝

張

玉

子 輓 輓 從子 信

輓

朱能

邱

福

李 遠 王 忠 福 王 聰

火 真 忠 真

譚淵

王

真

陳

亨

子 房

懋 寬

徐 劉

理 才

姚廣孝長洲人本醫家子年十四度爲僧名道衍字斯道事道士席應真得其陰陽術數之學嘗游嵩山寺相者袁珙見之曰是何異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殺

劉秉忠流也道衍大喜洪武中詔通儒書僧試禮部不受官賜僧服還經北固山賦詩懷古其儕宗泐曰此豈釋子語耶道衍笑不答高皇后崩太祖選高僧侍諸王爲誦經薦福宗泐時爲左善世舉道衍燕王與語甚合請以從至北平住持慶壽寺出入府中跡甚密時時屏人語及太祖崩惠帝立以次削奪諸王周湘代齊岷相繼得罪道衍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燕邸故元宮也深邃道衍練兵後苑中穴地作重屋繚以

厚垣密發瓠瓶缶日夜鑄軍器畜鵝鴨亂其聲建文
元年六月燕府護衛百戶倪諒上變詔逮府中官屬都
指揮張信輸誠於成祖成祖遂決策起兵適大風雨至
簷瓦墮地成祖色變道衍曰祥也飛龍在天從以風雨
瓦墮將易黃也兵起以誅齊泰黃子澄爲名號其衆曰
靖難之師道衍輔世子居守其年十月成祖襲大寧李
景隆乘間圍北平道衍守禦甚固擊却攻者夜絕壯士
擊傷南兵援師至內外合擊斬首無算景隆平安等先
後敗遁成祖圍濟南三月不克道衍馳書曰師老矣請
班師乃還復攻東昌戰敗亡大將張玉復還成祖意欲

稍休道行力趣之益募勇士敗盛庸破房昭西水寨道
行語成祖母下城邑疾趨京師京師單弱勢必舉從之
遂連敗諸將於淝河靈璧渡江入京師成祖卽帝位授
道行僧錄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獨道行定
策起兵及帝轉戰山東河北在軍三年或旋或否戰守
機事皆決於道行道行未嘗臨戰陣然帝用兵有天下
道行力爲多論功以爲第一永樂二年四月拜資善大
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贈祖父如其官帝與語
呼少師而不名命蓄髮不肯賜第及兩宮人皆不受常
居僧寺冠帶而朝退仍緇衣出振蘇湖至長洲以所賜

金帛散宗族鄉人重修太祖實錄廣孝爲監修又與解縉等纂修永樂大典書成帝褒美之帝往來兩都出塞北征廣孝皆留輔太子於南京五年四月皇長孫出閣就學廣孝侍說書十六年三月入覲年八十有四矣病甚不能朝仍居慶壽寺車駕臨視者再詔甚懼賜以金唾壺問所欲言廣孝曰僧溥洽繫久願赦之溥洽者建文帝主錄僧也初帝入南京有言建文帝爲僧遁去溥洽知狀或言匿溥洽所帝乃以他事禁溥洽而命給事中胡濙等徧物色建文帝久之不可得溥洽坐繫十餘年至是帝以廣孝言卽命出之廣孝頓首謝尋卒帝震

悼輟視朝二日命有司治喪以僧禮葬追贈推誠輔國協謀宣力文臣特進榮祿大夫上柱國榮國公諡恭靖賜葬房山縣東北帝親製神道碑誌其功官其養子繼尚寶少卿廣孝少好學工詩與王賓高啓楊孟載友善宋濂蘇伯衡亦推獎之晚著道餘錄頗毀先儒識者鄙焉其至長洲候同產姊姊不納訪其友王賓賓亦不見但遙語曰和尚誤矣和尚誤矣復往見姊姊詈之廣孝惘然洪熙元年加贈少師配享成祖廟庭嘉靖九年世宗諭閣臣曰姚廣孝佐命嗣興勞烈具有顧係釋氏之徒班諸功臣侑食太廟恐不足尊敬祖宗於是尚書李

時偕大學士張璉桂萼等議請移祀大興隆寺太常春
秋致祭詔曰可

張玉字世美祥符人仕元爲樞密知院元亡從走漠北
洪武十八年來歸從大軍出塞至捕魚兒海以功授濟
南衛副千戶遷安慶衛指揮僉事又從征遠順散毛諸
洞北逐元人之擾邊者至鴉寒山還調燕山左護衛從
燕王出塞至黑松林又從征野人諸部以驍果善謀畫
爲王所親任建文元年成祖起兵玉帥衆奪北平九門
撫諭城內外三日而定師將南玉獻計遣朱能東攻薊
州殺馬宣降遵化分兵下永平密雲皆致其精甲以益

師擢都指揮僉事是時朝廷遣大兵討燕都督徐凱軍河間潘忠楊松軍鄭州長興侯耿炳文以三十萬衆軍真定玉進說曰潘楊勇而無謀可襲而俘也成祖命玉將親兵爲前鋒抵樓桑值中秋南軍方宴會夜半疾馳破雄縣忠松來援邀擊於月漾橋生禽之遂克鄭州自以輕騎覘炳文軍還言軍無紀律其上有敗氣宜急擊成祖遂引兵西至無極顧諸將謀所嚮諸將以南軍盛請屯新樂玉曰彼雖衆皆新集我軍乘勝徑趨真定破之必矣成祖喜曰吾倚玉足濟大事明日抵真定大破炳文軍獲副將李堅寧忠都督顧成等斬首三萬復敗

安陸侯吳傑軍燕兵由是大振江陰侯吳高以遼東兵圍永平曹國公李景隆引數十萬衆將攻北平成祖與玉謀先援永平至則高遁走玉追斬甚衆遂從間道襲大寧拔其衆而還次會州初立五軍以玉將中軍時李景隆已圍北平成祖旋師大戰於鄭村壩景隆敗成祖乘勝抵城下城中兵鼓譟出內外夾攻南軍大潰明年從攻廣昌蔚州大同謀報景隆收潰卒號百萬且復至玉曰兵貴神速請先據白溝河以逸待勞駐河上三日景隆至以精騎馳擊復大敗之進拔德州追奔至濟南圍其城三月解圍還尋再出破滄州禽徐凱進攻東昌

與盛庸軍遇成祖以數十騎繞出其後庸圍之數重成祖奮擊得出玉不知成祖所在突入陣中力戰格殺數十人被創死年五十八燕兵起轉鬪三年鋒銳甚至是失大將一軍奪氣師還北平諸將叩頭請罪成祖曰勝負常事不足計恨失玉耳艱難之際失吾良輔因泣下不能止諸將皆泣其後譚淵沒於夾河王真沒於淝河雖悼惜不如玉也建文四年六月成祖稱帝贈玉都指揮同知九月甲申追贈榮國公諡忠顯洪熙元年三月加封河間王改諡忠武與東平王朱能金鄉侯王真榮國公姚廣孝竝侑享成祖廟廷子三人長輔次輓次輓

從子信輔自有傳輒以功臣子爲神策衛指揮使正統五年英國公輔誅輒毀守墳者斥及先臣詞多悖慢帝命錦衣衛鞠實錮之尋釋三遷至中府右都督領宿衛景泰三年加太子太保英宗復位以輒迎立功并封輒文安伯食祿千二百石天順六年卒贈侯諡忠僖子斌嗣坐詛咒奪爵輒永樂中入宿衛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從宣宗征高煦又從成國公朱勇出塞至龜帽山正統十三年以副總兵征麓川還討貴州叛苗積功爲前府右都督總京營兵景泰二年坐驕淫不道下獄尋釋景帝不豫與石亨曹吉祥迎上皇於南城封太平侯食祿

二千石于謙王文范廣之死軌有力焉納賄亂政亞于
亨天順二年卒贈裕國公諡勇襄子瑾嗣成化二年革
奪門功奪侯授指揮使信舉建文二年鄉試第一永樂
中歷刑科都給事中數言事擢工部右侍郎奉命視開
封決河請疏魚王口至中灤故道二十餘里詔如其議
詳宋禮傳出治浙江海塘坐事謫交趾洪熙初召爲兵
部左侍郎帝嘗謂英國公輔有兄弟可加恩者乎輔頓
首言輒輒蒙上恩備近侍然皆奢侈獨從兄侍郎信賢
可使也帝召見信曰是英國公兄耶趣武冠冠之改錦
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時去開國未遠武階重故也居職

以平恕稱宣德六年遷四川都指揮僉事在蜀十五年致仕

朱能字士弘懷遠人父亮從太祖渡江積功至燕山護衛副千戶能嗣職事成祖藩邸嘗從北征降元太尉朶兒不花燕兵起與張玉首謀殺張昺謝貴奪九門授指揮同知帥衆拔薊州殺馬宣下遵化從破雄縣戰月漾橋執楊松潘忠降其衆於鄭州長驅至真定大敗耿炳文軍獨與敢死士三十騎追奔至滹沱河躍馬大呼突南軍軍數萬人皆披靡蹂藉死者甚衆降三千餘人成祖以手札勞之進都指揮僉事從援永平走吳高襲克

大寧還將左軍破李景隆於鄭村壩從攻廣昌蔚州大同戰白溝河爲前鋒再敗平安軍進攻濟南次鏹山南軍乘高而陣能以奇兵繞其後襲破之降萬餘人從攻滄州破東門入斬首萬餘級東昌之戰盛庸鐵鉉圍成祖數重張玉戰死事急能帥周長等殊死鬪翼成祖潰圍出復從戰夾河譚淵死燕師挫能至再戰再捷軍復振與平安戰藁城敗之追奔至真定畧地彰德定州破西水寨將輕騎千人掠衡水獲指揮賈榮克東阿東平盡破汶上諸寨旣而王真戰死淝河燕軍屢敗諸將議旋師能獨按劍曰漢高十戰九敗終有天下今舉事連

得勝小挫輒歸更能北面事人耶成祖亦叱諸將曰任公等所之諸將乃不敢言遂引兵南敗平安銀牌軍都督陳暉來援又敗之遂拔靈璧軍禽平安等降十萬衆累遷右軍都督僉事進克泗州渡淮敗盛庸兵拔盱眙下揚州渡江入金川門九月甲申論功次邱福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左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成國公祿二千二百石與世券永樂二年兼太子太傅加祿千石四年七月詔能佩征夷將軍印西平侯沐晟爲左副將軍由廣西雲南分道討安南帝親送之龍江十月行次龍州卒於軍年三十七能於諸

將中年最少善戰張玉善謀帝倚爲左右手玉歿後軍中進止悉諮能能身長八尺雄毅開豁居家孝友位列上公未嘗以富貴驕人善撫士卒卒之日將校皆爲流涕敕葬昌平追封東平王諡武烈洪熙時配享成祖廟廷子勇嗣以元勳子特見任用歷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樂二十二年從北征宣宗卽位從平漢庶人征兀良哈張輔解兵柄詔以勇代勇以南北諸衛所軍備邊轉運錯互非便請專令南軍轉運北軍備邊又言京軍多遠戍非居重馭輕之道請選精兵十萬益之又請令公侯伯都督子弟操練皆報可正統九年出喜峯口擊

朶顏諸部至富峪川而還爲兵部尚書徐晞所劾詔不問尋論功加太保勇顏面虬鬚狀貌甚偉勇畧不足而敬禮士大夫十四年從駕至土木迎戰鷄兒嶺中伏死所帥五萬騎皆没于謙等追論勇罪奪封景泰元年勇子儀乞葬祭帝以勇大將喪師辱國致陷乘輿不許已請襲禮部尚書胡濙主之又以立東宮恩得嗣減歲祿至千石天順初追封勇平陰王諡武愍儀及子輔皆守備南京又三傳至希忠從世宗幸承天掌行在左府事至衛輝行宮夜火希忠與都督陸炳翼帝出由是被恩遇入直西苑歷掌後右兩府總神機營提督十二團營

及五軍營累加太師益歲祿七百石代郊天者三十九
賞賚不可勝紀卒追封定襄王諡恭靖萬曆十一年以
給事中余懋學言追奪王爵弟希孝亦至都督加太保
卒贈太傅諡忠僖希忠五傳至曾孫純臣崇禎時見倚
任李自成薄京師帝手敕純臣總督中外諸軍輔太子
敕未下城已陷爲賊所殺

邱福鳳陽人起卒伍事成祖藩邸積年勞授燕山中護
衛千戶燕師起與朱能張玉首奪九門大戰真定突入
子城戰白溝河以勁卒擣中堅夾河滄州靈壁諸大戰
皆爲軍鋒盛庸兵扼淮戰艦數千艘蔽淮岸福與朱能

將數百人西行二十里自上流潛濟猝薄南軍庸驚走
盡奪其戰艦軍乃得渡累遷至中軍都督同知福爲人
樸慙鷙勇謀畫智計不如玉敢戰深入與能埒每戰勝
卽將爭前效虜獲福獨後成祖每歎曰邱將軍功我自
知之卽位大封功臣第福爲首授奉天靖難推誠宣力
武臣特進榮祿大夫右柱國中軍都督府左都督封淇
國公祿二千五百石與世券命議諸功臣封賞每奉命
議政皆首福漢王高煦數將兵有功成祖愛之福武人
與之善數勸立爲太子帝猶豫久之竟立仁宗以福爲
太子太師六年加歲祿千石尋命與蹇義金忠等輔導

皇長孫明年七月將大軍出塞至臚胸河敗沒先是本雅失里殺使臣郭驥帝大怒發兵討之命福佩征虜大將軍印充總兵官武城侯王聰同安侯火真爲左右副將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左右叅將以十萬騎行帝慮福輕敵諭以兵事須慎重自開平以北卽不見寇宜時時如對敵相機進止不可執一一舉未捷俟再舉已行又連賜敕謂軍中有言敵易取者慎勿信之福出塞帥千餘人先至臚胸河南遇遊騎擊敗之遂渡河獲其尚書一人飲之酒問本雅失里所在尚書言聞大兵來惶恐北走去此可三十里福大喜曰當疾馳禽之諸

將請俟諸軍集偵虛實而後進福不從以尚書爲鄉導直薄敵營戰二日每戰敵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諫曰將軍輕信敵間懸軍轉鬪敵示弱誘我深入必不利退則懼爲所乘獨可結營自固晝揚旂伐鼓出奇兵與挑戰夜多燃炬鳴礮張軍勢使彼莫測俟我軍畢至併力攻之必捷否亦可全師而還始上與將軍言何如而遂忘之乎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聽厲聲曰違命者斬卽先馳麾士卒隨行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俱俄而敵大至圍之數重聰戰死福及諸將皆被執遇害年六十七一軍皆沒敗聞帝震怒以諸將無足

任者決計親征奪福世爵徙其家海南李遠懷遠人襲父職爲蔚州衛指揮僉事燕兵攻蔚州舉城降南軍駐德州運道出徐沛間遠以輕兵六千詐爲南軍袍鎧人插柳一枝於背徑濟寧沙河至沛無覺者焚糧舟數萬河水盡熱魚鱉皆浮死南將袁宇三萬騎來追伏兵擊敗之建文四年正月燕軍駐蠡縣遠分哨至藁城遇德州將葛進步騎萬餘乘冰渡滹沱河遠迎擊之進繫馬林間以步兵接戰遠佯却潛分兵出其後解所繫馬再戰進引退失馬遂大敗斬首四千獲馬千匹成祖以歲首大捷賜書嘉勞曰將軍以輕騎八百破敵數萬出奇

應變雖古名將不過也復遣哨淮上敗守淮將士斬千餘級累功爲都督僉事封安平侯祿千石子世伯券永樂元年偕武安侯鄭亨備宣府遠沈毅有膽畧言論慷慨旣從邱福出塞至臚胸河諫福不聽帥敗遠帥五百騎突陣殺數百人馬蹶被執罵不絕口死年四十六追封莒國公諡忠壯子安嗣伯爵洪熙元年爲交趾叅將失律謫爲事官已從王通棄交趾還下獄奪券謫赤城立功英宗卽位起都督僉事征阿台朶兒只伯遷都督同知充總兵官鎮松潘正統六年副定西伯蔣貴征麓川貴令安駐軍潞江護餉而自帥大軍進賊破安耻無

功聞有餘賊屯高黎貢山徑往擊之爲所敗失士卒千餘人都指揮趙斌等皆死逮下獄謫戍獨石卒詔授子清都指揮同知王忠孝感人與李遠同降於蔚州每戰帥精騎爲奇兵多斬獲累遷都督僉事封靖安侯祿千石出塞戰歿年五十一爵除王聰斬水人以燕山中護衛百戶從起兵取薊州攻遵化徇涿州轉戰荏平滑口破南軍獲馬千五百還守保定從次江上畧南軍舟濟師累遷都指揮使封武城侯祿千五百石偕同安侯火真備禦宣府屢奉詔巡邊從邱福出塞戰死年五十三追封漳國公諡武毅子琰嗣聰及遠嘗諫福故得褒卹

火真蒙古人初名火里火真洪武時歸附爲燕山中護
衛千戶從攻真定先馳突耿炳文陣大軍乘之遂捷從
襲大寧戰鄭村壩日暝天甚寒真斂敝鞍熱火成祖前
甲士數人趨附火衛士止之成祖曰吾衣重裘猶寒此
皆壯士勿止也聞者感泣真嘗將騎兵每戰輒有斬獲
呼噪歸營衆服其勇累遷都督僉事封同安侯祿千五
百石出塞戰歿年六十一爵除子孫世襲觀海衛千戶
裔孫斌嘉靖中武舉倭寇浙東帥海舟與賊戰賊然火
毬擲斌舟斌輒手接之還燒賊舟賊屯補陀山斌直搗
其營多殺傷後軍不繼被禽不屈賊支解之官爲建祠

口忠勇

譚淵清流人嗣父職爲燕山右護衛副千戶燕兵起從奪九門破雄縣潘忠楊松自鄭州來援淵帥壯士千餘人伏月漾橋水中人持芟草一束蒙頭通鼻息南軍已過卽出據橋忠等戰敗趨橋不得渡遂被禽累進都指揮同知淵驍勇善戰引兩石弓射無不中然性嗜殺滄州破成祖命給牒散降卒未遣者三千餘人待明給牒淵一夜盡殺之王怒淵曰此曹皆壯士釋之爲後患王曰如爾言當盡殺敵敵可盡乎淵慚而退夾河之戰南軍陣動塵起淵遽前搏戰馬蹶被殺成祖悼惜之卽位

贈都指揮使追封崇安侯諡壯節立祠祀之子忠從入京師有功又以淵故封新寧伯祿千石永樂二十年將右掖從征沙漠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三年坐征交阯失律下獄論死已得釋卒子璟乞嗣吏部言忠罪死不當襲帝曰券有免死文其子嗣再傳至孫祐成化中協守南京還掌前府提督團營累加太傅嗣伯六十九年始卒諡莊僖子綸嗣嘉靖十四年鎮湖廣勦九溪蠻有功益祿坐占役軍士奪爵數傳至弘業國亡死於賊

王真咸寧人洪武中起卒伍積功至燕山右護衛百戶燕兵起攻九門戰永平真定下廣昌徇鴈門從破滄州

追南兵至滑口俘獲七千餘人累遷都指揮使淝河之戰真與白義劉江各帥百騎誘平安軍縛草置囊中爲束帛狀安追擊真等佯棄囊走安軍士競取之伏發兩軍鏖戰真帥壯士直前斬馘無算後軍不繼安軍圍之數匝真被重創連格殺數十人顧左右曰我義不死敵手遂自刎成祖卽位追封金鄉侯諡忠壯真勇健有智畧成祖每追悼之曰奮武如王真何功不成不死功當冠諸將仁宗時追封寧國公加號効忠子通自有傳陳亨壽州人元末揚州萬戶從太祖於濠爲鐵甲長擢千戶從大將軍北征守東昌敵數萬奄至亨固守出奇

兵誘敗之復從徇未下諸城洪武二年守大同積功至燕山左衛指揮僉事數從出塞遷北平都指揮使及惠帝卽位擢都督僉事燕師起亨與劉真卜萬守大寧移兵出松亭關駐沙河謀攻遵化燕兵至退保關當是時李景隆帥五十萬衆將攻北平北平勢弱而大寧行都司所領興州營州二十餘衛皆西北精銳朶顏秦寧福餘三衛元降將所統番騎曠卒尤驍勇卜萬將與景隆軍合成祖懼以計給亨囚萬遂從劉家口間道疾攻大寧亨及劉真自松亭回救中道聞大寧破乃與指揮徐理陳文等謀降燕夜二鼓襲劉真營真單騎走廣寧亨

等帥衆降成祖盡拔諸軍及三衛騎卒挾寧王以歸自是衝鋒陷陣多三衛兵成祖取天下自克大寧始亨理既降累從破南軍白溝河之戰亨中創幾死已攻濟南與平安戰鏘山大敗創甚輿還北平進都督同知成祖還軍親詣亨第勞問其年十月卒成祖自爲文以祭比卽位追封涇國公諡襄敏長子恭嗣都督同知少子懋初以舍人從軍立功爲指揮僉事已而將亨兵功多累進右都督永樂元年封寧陽伯祿千石六年三月佩征西將軍印鎮寧夏善撫降卒明年秋故元丞相咎卞及平章司徒國公知院十餘人皆帥衆相繼來降已而平

章都連等叛去懋追禽之黑山盡收所部人口畜牧進
侯益祿二百石八年從北征督左掖十一年巡寧夏邊
尋命將山西陝西二都司及鞏昌平涼諸衛兵駐宣府
明年從北征領左哨戰忽失溫與成山侯王通先登都
督朱崇等乘之遂大捷明年復鎮寧夏二十年從北征
領御前精騎破敵於屈裂河別將五千騎循河東北捕
餘寇殲之山澤中師還武安侯鄭亨將輜重先行懋伏
隘以待敵來躡伏起縱擊敵死過半還京賜龍衣玉帶
冊其女爲麗妃明年將陝西寧夏甘肅三鎮兵從征阿
魯台爲前鋒又明年復領前鋒從北征成祖之崩於榆

木川也六軍在外京師守備虛弱仁宗召懋與陽武侯薛祿帥精騎三千馳歸衛京師命掌前府加太保與世侯宣德元年從討樂安還仍鎮寧夏三年奏徙靈州城得黑白二兔以獻宣宗喜親書馬賜之懋在鎮久威名震漠北顧侍寵自恣乾沒鉅萬屢被劾帝曲宥之命所司徵其贓懋自陳用已盡詔貸免英宗卽位命偕張輔叅議朝政出爲平羌將軍鎮甘肅其冬寇掠鎮番懋遣兵援之解去以斬獲聞參贊侍郎柴車劾懋失律致寇又取所遺老弱冒爲都指揮馬亮等功受陞賞論斬詔免死奪祿久之還祿奉朝請十三年福建賊鄧茂七反

都御史張楷討之無功乃詔懋佩征南將軍印充總兵官帥京營江浙兵往討至浙江有欲分兵扼海口者懋曰是使賊致死於我也明年抵建寧茂七已死餘賊聚尤溪沙縣諸將欲屠之懋曰是堅賊心也乃下令招撫賊黨多降分道逐捕悉平之已而沙縣賊復熾久不定會英宗北狩景帝立遂詔班師言官劾之以賊平不問仍加太保掌中府兼領宗人府事英宗復位益祿二百石天順七年卒年八十四贈濬國公諡武靖懋修髯偉貌聲如洪鐘胸次磊落敬禮士大夫靖難功臣至天順時無在者惟懋久享祿位數廢數起卒以功名終長子

晟有罪弟潤嗣潤卒弟瑛嗣減祿之半嗣侯十六年而
晟子輔已長乃令輔嗣瑛免爲勲衛輔後坐事失侯卒
無子復封瑛孫繼祖爲侯傳爵至明亡徐理西平人洪
武時爲永清中護衛指揮僉事改營州衛旣降爲右軍
副將每戰先登有功成祖將襲滄州命理及陳旭潛於
直沽造浮橋以濟師累進都指揮僉事封武康伯還守
北平理馭下寬得士卒心永樂六年卒再傳至孫勇無
子絕封陳文降後爲前軍左副將戰小河死於陣房寬
陳州人洪武中以濟寧左衛指揮從徐達練兵北平遂
爲北平都指揮同知移守大寧寬在邊久凡山川阨塞

殊域情僞莫不畢知然不能撫士卒燕兵奄至城中縛
寬以降成祖釋之俾領其衆戰白溝河將右軍失利從
克廣昌彰德進都督僉事以舊臣畧其過封思恩侯祿
八百石世指揮使永樂七年卒劉才字子才霍邱人元
末爲元帥明興歸附歷營州中護衛指揮僉事燕師襲
大寧才降從戰有功封廣恩伯祿九百石世指揮同知
永樂八年從北征督右掖失律議罪旣而宥之二十一
年偕隆平侯張信理永平山海邊務明年復從北征至
懷來以疾還才悃悞無華不爲苟合亦不輕訾毀人甚
爲仁宗所重宣德五年卒

贊曰惠帝承太祖遺威餘烈國勢初張仁聞昭宣衆心
悅附成祖奮起方隅冒不韙以爭天下未嘗有萬全之
計也乃道衍首贊密謀發機決策張玉朱能之輩戮力
行間轉戰無前隕身不顧於是收勁旅摧雄師四年而
成帝業意者天之所與羣策羣力應時竝濟諸人之得
爲功臣首也可不謂厚幸哉

明史卷一百四十五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六

列傳第二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書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張武

陳珪

孟善

鄭亨

徐忠

郭亮

趙彝

張信

唐雲

徐祥

李濬

孫巖

房勝

陳旭

陳賢

張興

陳志

王友

張武瀏陽人豁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爲燕山右護衛百戶從成祖起兵克薊州取雄縣戰月漾橋乘勝抵鄭州與諸將敗耿炳文於真定夾河之戰帥壯士爲前鋒突陣佯敗走南軍追之武還擊南軍遂潰攻西水寨前軍夜失道南軍來追武引兵伏要路擊却之戰小河陳文歿於陣武帥敢死士白林間突出與騎兵合大破南軍斬首二萬級溺死無算累授都督同知成祖卽位論功封成陽侯祿千五百石位次朱能下是時侯者陳珪鄭亨孟善火真顧成王忠王聰徐忠張信李遠郭亮房寬

十三人武爲第一還守北平永樂元年十月卒出內廐馬以賻贈潞國公諡忠毅無子爵除

陳珪泰州人洪武初從大將軍徐達平中原授龍虎衛百戶改燕山中護衛從成祖出塞爲前鋒進副千戶已從起兵積功至指揮同知還佐世子居守累遷都督僉事封泰寧侯祿千二百石佐世子居守如故永樂四年董建北京宮殿經畫有條理甚見獎重八年帝北征偕駙馬都尉袁容輔趙王留守北京十五年命鑄繕工印給珪竝設官屬兼掌行在後府十七年四月卒年八十五贈靖國公諡忠襄子愉嗣二十年從北征失律下獄

死兄子鐘嗣再傳至瀛歿土木贈寧國公諡恭愍弟涇嗣天順六年鎮廣西明年九月猺賊作亂涇將數千人駐梧州是冬大籐賊數百人夜入城殺掠甚衆涇擁兵不救徵還下獄論斬尋宥之卒子桓嗣弘治初鎮寧夏中貴人多以所親冒功賞桓拒絕之爲所譖召還卒數傳至延祚明亡爵除

孟善海豐人仕元爲山東樞密院同僉明初歸附從大軍北征授定遠衛百戶從平雲南進燕山中護衛千戶燕師起攻松亭關戰白溝河皆有功已守保定南軍數萬攻城城中兵纔數千善固守城完累遷右軍都督同

知封保定侯祿千二百石永樂元年鎮遼東七年召還
北京鬚眉皓白帝憫之命致仕十年六月卒贈滕國公
諡忠勇子瑛副將左軍再從北征督運餉仁宗卽位爲
左叅將鎮交阯坐庶兄常山護衛指揮賢永樂中謀立
趙王事竝奪爵毀其券謫雲南宣德六年放還充爲事
官於宣府英宗卽位授京衛指揮使卒子俊嗣官天順
初以恩詔與伯爵卒子昂嗣卒爵除

鄭亨合肥人父用洪武時積功爲大興左衛副千戶請
老亨嗣職洪武二十五年應募持檄諭韃靼至斡難河
還遷密雲衛指揮僉事燕師起以所部降戰真定先登

進指揮使襲大寧至劉家口諸將將攻關成祖慮守關
卒走報大寧得爲備乃令亨將勁騎數百卷旆登山潛
出關後斷其歸路急攻之悉縛守關者遂奄至大寧進
北平都指揮僉事夜帥衆破鄭村壩兵西破紫荊關掠
廣昌取蔚州直抵大同還戰白溝河遂北至濟南進都
指揮同知攻滄州軍北門扼餉道東昌戰敗收散卒還
軍深州明年戰夾河藁城畧地至彰德耀兵河上還屯
完縣明年從破東平汶上軍小河戰敗王真死諸將皆
欲北還惟亨與朱能不可入京師歷遷中府左都督封
武安侯祿千五百石予世券留守北京時父用猶在受

封爵視亨永樂元年充總兵官帥武成侯上聰安平侯李遠備宣府亨至邊度宣府萬全懷來彤便每數堡相距中擇一堡可容數堡士馬者爲高城深池浚井蓄水謹瞭望寇至夜舉火晝鳴礮併力堅守規畫周詳後草能易三年二月召還旋遣之鎮七年秋備邊開平明年帝北征命亨督運出塞將右哨追敗本雅失里大軍與阿魯台遇亨帥衆先大破之論功爲諸將冠其冬仍出鎮宣府十二年復從北征領中軍戰忽失溫追敵中流矢却復與大軍合破之二十年復從出塞將左哨帥卒萬人治龍門道過軍破兀良哈於屈裂河將輜重還擊

破寇之追躡者仍守開平成祖凡五出塞亨皆在行仁宗卽位鎮大同洪熙元年二月頒制諭及將軍印於各邊總兵官亨佩征西前將軍印在鎮墾田積穀邊備完固自是太同希寇患宣德元年召掌行後府事已仍鎮大同轉餉宣府招降逆北部長四十九人請於朝厚撫之歸附者相屬九年二月卒於鎮亨嚴肅重厚善撫士卒恥掎克在大同時鎮守中官撓軍政亨裁之以理其人不少悅然其卒也深悼惜之贈漳國公諡忠毅妾張氏自經以殉贈淑人子能嗣傳爵至明亡

徐忠合肥人襲父爵爲河南衛副千戶累從大軍北征

多所俘獲進濟陽衛指揮僉事洪武末鎮開平燕兵破
居庸懷來忠以開平降從徇灤河與陳旭拔其城李景
隆攻北平燕師自大寧還救至會州置五軍張玉將中
軍朱能將左軍李彬將右軍房寬將後軍忠號驍勇使
將前軍遂敗陳暉於白河破景隆於鄭村壩白溝河之
戰忠單騎突陣一指中流矢未暇去鏃急抽刀斷之控
滿疾驅殊死戰燕王乘高見之謂左右曰真壯士也進
攻濟南克滄州大戰東昌夾河攻彰德破西水寨克東
阿東平汶上大戰靈壁遂從渡江入京師自指揮同知
累遷都督僉事封永康侯祿一千一百石予世券忠每

戰摧鋒跳盪爲諸將先而馭軍甚嚴所過無擾善撫降附得其死力事繼母以孝聞夜歸必揖家廟而後入儉約恭謹未嘗有過成祖北巡以忠老成留輔太子監國永樂十一年八月卒贈蔡國公諡忠烈傳爵至裔孫錫登崇禎末死於賊從兄錫蔭嘗襲侯卒無子其妻朱氏成國公純臣女也夫歿樓居十餘年不履地城陷捧廟土自焚死

郭亮合肥人爲永平衛千戶燕兵至永平與指揮趙彝以城降卽命爲守時燕帥初起先畧定旁郡邑旣克居庸懷來山後諸州皆下而永平地接山海關障隔遼東

既降北平益無患成祖遂南敗耿炳文於真定既而遼東鎮將江陰侯吳高都督楊文等圍永平亮拒守甚固援師至內外合擊高退走未幾高中讒罷楊文代將復率衆來攻亮及劉江合擊大敗之累進都督僉事成祖卽位以守城功封成安侯祿千二百石世伯爵永樂七年守開平以不檢聞二十一年三月卒贈興國公諡忠壯妾韓氏自經以殉贈淑人子晟當嗣伯仁宗特命嗣侯宣德五年坐扈駕先歸革爵尋復之庶子弟昂嗣伯傳爵至明亡趙彝虹人洪武時爲燕山右衛百戶從傅友德北征城宣府萬全懷來擢永平衛指揮僉事降燕

歷諸戰皆有功累遷都指揮使成祖稱帝封忻城伯祿千石永樂八年鎮宣府嘗從北征坐盜餉下獄得釋尋以呂梁洪湍險命彛鎮徐州經理復以擅殺運丁盜官糧爲都御史李慶所劾命法司論治復得釋仁宗立召還宣德初卒子榮嗣數傳至之龍崇禎末協守南京大清兵下江南之龍迎降

張信臨淮人父興永寧衛指揮僉事信嗣官移守普定平越積功進都指揮僉事惠帝初卽位大臣薦信謀勇調北平都司受密詔令與張昺謝貴謀燕王信憂懼不知所爲母怪問之信以告母大驚曰不可汝父每言王

氣在燕汝無妄舉滅家族成祖稱病信三造燕邸辭不見信固請入拜牀下密以情輸成祖成祖懼然起立召諸將定計起兵奪九門成祖入京師論功比諸戰將進都督僉事封隆平侯祿千石與世伯券成祖德信甚呼爲恩張欲納信女爲妃信固辭以此益見重凡察藩王動靜諸密事皆命信信怙寵頗驕永樂八年冬都御史陳瑛言信無汗馬勞忝冒侯爵恣肆貪墨強占丹陽練湖八十餘里江陰官田七十餘頃請下有司驗治帝曰瑛言是也昔中山王有沙洲一區耕農水道所經家僮阻之以擅利王聞卽歸其地於官今信何敢爾命法司

雜治之尋以舊勲不問二十年從北征督運餉大閱於
隰寧信辭疾不至謫充辦事官已而復職仁宗卽位加
少師竝支二俸與世侯券宣德元年從征樂安三年帝
巡邊征兀良哈命居守明年督軍萬五千人浚河西務
河道正統七年五月卒於南京贈鄖國公諡恭僖子鏞
自立功爲指揮僉事先卒子淳嗣傳爵至明亡有唐雲
者燕山中護衛指揮也不知所自起成祖旣殺張昺謝
貴等將士猶據九門閉甕城陳戈戟內向張玉等夜襲
之已克其八惟西直門不下成祖令雲解甲騎馬導從
如平時諭守者曰天子已聽王自制一方汝等急退後

者戮雲於諸指揮中年最長素信謹將士以爲不欺遂散時衆心未附雲告以天意所嚮衆乃定雲從成祖久出入左右甚見倚任先後出師皆留輔世子南兵數攻城拒守甚力戰未嘗失利累遷都指揮使成祖稱帝封新昌伯世指揮使明年七月卒賜賚甚厚

徐祥大冶人初仕陳友諒歸太祖於江州積功至燕山右護衛副千戶成祖以其謹直命侍左右從起兵轉戰四年皆有功累進都指揮使成祖卽位論功封興安伯祿千石時封伯者祥及徐理李濬張輔唐雲譚忠孫巖房勝趙彝陳旭劉才茹瑋王佐陳瑄十四人祥第一祥

在諸將中年稍長及封益勤慎永樂二年五月卒年七十三孫亨嗣十二年從北征爲中軍副將至土刺河獲馬三千還守開平將輕騎往來興和大同備邊後屢從出塞宣德元年以右副將征交趾無功奪爵英宗卽位復之正統九年征兀良哈出界嶺口河北川進侯出鎮陝西召還天順初卒諡武襄子賢嗣伯以跛免朝謁給半祿卒子盛嗣卒無子再從弟良嗣良祖母故小妻也繼祖母定襄伯郭登女至是其孫爭襲朝議以郭氏初嘗適人法不當爲正嫡良竟得嗣良時年五十家貧傭大中橋汲水都督府求興安伯後良乃謝其隣而去僉

書南京中府忤劉瑾革祿二百石傳爵至明亡

李濬和州人父旺洪武中燕山左護衛副千戶濬嗣官從起兵奪九門招募薊州永平壯勇數千人破南軍於真定從收大寧鄭村壩之戰帥精騎突陣衆鼓譟乘之大捷轉戰山東爲前鋒至小河猝與南軍遇帥敢死士先斷河橋南軍不能爭成祖至遂大敗之累遷都指揮使封襄城伯祿千石永樂元年出鎮江西永新盜起捕誅其魁尋召還三年十一月卒子隆字彥平年十五嗣封雄偉有將畧數從北征出奇料敵成祖器之旣遷都以南京根本地命隆留守仁宗卽位命鎮山海關未幾

復守南京隆讀書好文論事侃侃清慎守法尤敬禮士大夫在南京十八年前後賜璽書二百餘及召還南都民流涕送之江上正統五年入總禁軍十一年巡大同邊賜寶刀一申飭戒備內外凜凜訖還不僂一人明年卒子珍嗣歿於土木贈侯諡悼僖無子弟瑾嗣成化三年四川都掌蠻叛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往討兵部尚書程信督之師至永寧分六路進瑾與信居中節制盡破諸蠻寨前後斬首四千五百有奇獲鎧仗牲畜無算分都掌地設官建治控制之師還進侯累加太保弘治二年卒贈芮國公諡壯武瑾性寬弘能下士兄璉

以貌寢不得嗣瑾敬禮甚厚璉卒撫其子郎如己子瑾子黼嗣伯數年卒無子郎得嗣四傳至守錡累典營務加太子少保崇禎初總督京營坐營卒爲盜落職憂憤卒子國禎嗣有口辯嘗召對指陳兵事甚悉帝信以爲才十六年命總督京營倚任之而國禎實無他能明年三月李自成犯京師三大營兵不戰而潰再宿城陷賊勒國禎降國禎解甲聽命責賄不足被拷折踝自縊死孫巖鳳陽人從太祖渡江累官燕山中護衛千戶致仕燕師起通州守將房勝以城降王以巖宿將使與勝協守南軍至攻城甚急樓堞皆毀巖勝多方捍禦己復突

門力戰追奔至張家灣獲餉舟三百累擢都指揮僉事
論功以舊臣有守城功封應城伯祿千石永樂十一年
備開平旋移通州以私憾椎殺千戶奪爵安置交趾已
而復之十六年卒贈侯諡威武子亨嗣傳至明亡爵除
房勝景陵人初從陳友諒來歸累功至通州衛指揮僉
事燕兵起北平勝首以通州降成祖卽位以守城功封
富昌伯祿千石世指揮使永樂四年卒

陳旭全椒人父彬從太祖爲指揮僉事旭嗣官爲會州
衛指揮同知舉城降燕從徇灤河功多力戰真定守德
州盛庸兵至棄城走置不問從入京師封雲陽伯祿千

石永樂元年命巡視中都及直隸衛所軍馬城池四年從英國公張輔征交趾爲右叅將偕豐城侯李彬破西都師還與彬各加祿五百石己而陳季擴叛復從輔往勦輔還又命副沐晟八年以疾卒於軍無子封絕

陳賢壽州人初從太祖立功授雄武衛百戶從征西番雲南北征至捕魚兒海皆有功歷燕山右護衛指揮僉事燕師起從諸將轉戰常突陣陷堅軍中稱其驍勇累遷都督僉事永樂元年四月成祖慮功臣封有遺闕令邱福等議福等言都督僉事李彬功不在房寬下涇國公子懋金鄉侯子通俱未襲爵而陳賢張興陳志王友

功與劉才等於是封彬豐城侯懋通與賢等四人竝封伯祿皆千石賢封榮昌伯八年充神機將軍從北征十三年十一月卒子智前立功爲常山右護衛指揮嗣父爵宣德中以叅將佩征夷將軍印鎮交阯怯不任戰又與都督方政相失黎利勢盛不能禦敗績奪爵充爲事官從王通立功尋以棄地還下獄得釋正統初復爲指揮使

張興壽州人起卒伍爲燕山左護衛指揮僉事從起兵功多累遷都指揮同知從子勇有力敢戰從興行陣爲肘腋興嘗單騎追敵被數十創傷重不任戰以勇嗣指

揮使代將其兵再論功興封安鄉伯永樂五年正月卒
無子勇嗣永樂八年從北征失律謫交趾赦還復爵卒
子安嗣正統十三年鎮廣東黃蕭養寇廣州安帥舟師
遇賊於賊船澳安方醉卧官軍不能支退至沙角尾賊
薄之軍潰安溺死傳爵至光燦死流寇

陳志巴人洪武中爲燕山中護衛指揮僉事從起兵累
遷都指揮同知封遂安伯志素以恭謹受知戮力戎行
始終不懈永樂八年五月卒孫瑛嗣屢從出塞鎮永平
山海薊州城雲州獨石夾闔有將材然貪殘人多怨者
卒子墳嗣歿於土木諡榮懷弟韶嗣卒孫鏞嗣總薊州

兵朶顏入寇禦却之嘉靖初叙奉迎功加太子太保進少保委寄亞武定侯郭勛嗣伯六十餘年卒又五傳而明亡

王友荊州人襲父職爲燕山護衛百戶從起兵定京師論功當侯以驕縱授都指揮僉事及邱福等議上乃封清遠伯明年充總兵官帥舟師沿海捕倭倭數掠海上友無功帝切責之已大破倭帝喜降敕褒勞尋召還四年從征交趾與指揮柳琮合兵破籌江柵困枚普賴諸山斬首三萬七千餘級六年七月進侯加祿五百石與世券明年再征交趾爲副總兵八年還從北征督中軍

別與劉才築城飲馬河上會知院失乃干欲降帝令友將士卒先行諭以遇敵相機勦滅友等至與敵相距一程迂道避之應昌軍中乏食多死者帝震怒屢旨切責奪其軍屬張輔還令羣臣議罪已而赦之十二年坐妾告友夫婦誹謗有驗奪爵未幾卒仁宗卽位官其子順爲指揮僉事

贊曰張武陳珪諸人或從起藩封或率先歸附皆偏裨列校非有勇畧智計稱大將材也一旦邁風雲之會剖符策功號稱佐命與太祖開國諸臣埒酬庸之義不亦厚歟

明史卷一百四十六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奏

敕修

解 縉

黃 淮

胡 廣

金幼孜

胡 儼

解縉字大紳吉水人祖子元爲元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義死父開太祖嘗召見論元事欲官之辭去縉幼穎敏洪武二十一年舉進士授中書庶吉士甚見愛重常侍帝前一日帝在大庖西室論縉朕與爾義則君臣恩猶

父子當知無不言縉卽日上封事萬言畧曰臣聞令數改則民疑刑太繁則民玩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嘗聞陛下震怒鋤根翦蔓誅其姦逆矣未聞褒一大善賞延於世復及其鄉終始如一者也臣見陛下好觀說苑韻府雜書與所謂道德經心經者臣竊謂甚非所宜也說苑出於劉向多戰國縱橫之論韻府出元之陰氏抄輯穢蕪畧無可採陛下若喜其便於檢閱則願集一二志士儒英臣請得執筆隨其後上泝唐虞夏商周孔下及闢閩濂洛根實精明隨事類別勒成一經上接經史豈非太平制作之一端

歟又今六經殘缺禮記出於漢儒踏駁尤甚宜及時刪
改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百王之典作樂書一經以惠萬
世尊祀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臯陶伊尹太公
周公稷契夷益傳說箕子於太學孔子則自天子達於
庶人通祀以爲先師而以顏曾子思孟子配自閔子以
下各祭於其鄉魯之闕里仍建叔梁紇廟贈以王爵以
顏路曾皙孔鯉配一洗歷代之因仍肇起天朝之文獻
豈不盛哉若夫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備七廟之
制奉天不宜爲筵宴之所文淵未備夫館閣之隆太常
非俗樂之可肆官妓非人道之所爲禁絕倡優易置寺

闡執戟陞墀皆爲吉士虎賁趣馬悉用俊良除山澤之禁稅蠲務鎮之征商木輅朴居而土木之工勿起布墾荒田而四裔之地勿貪釋老之壯者驅之俾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俾絕其欺誑絕鬼巫破淫祀省冗官減細縣痛懲法外之威刑永革京城之工役流十年而聽復杖八十以無加婦女非帷簿不修毋令逮繫大臣有過惡當誅不宜加辱治曆明時授民作事但申播植之宜何用建除之謬所宜著者日月之行星辰之次仰觀俯察事合逆順七政之齊正此類也近年以來臺綱不肅以刑名輕重爲能事以問囚多寡爲勲勞甚非所

以勵清要長風采也御史糾彈皆承密旨每聞上有赦宥則必故爲執持意謂如此則上恩愈重此皆小人趨媚効勞之細術陛下何不肝膽而鏡照之哉陛下進人不擇賢否授職不量重輕建不爲君用之法所謂取之盡錙銖置朋姦倚法之條所謂用之如泥沙監生進士經明行修而多屈於下僚孝廉人材冥蹈瞽趨而或布於朝省椎埋嚙悍之夫闖茸下愚之輩朝捐刀鐻暮擁冠裳左棄筐篋右縮組符是故賢者羞爲之等列庸人悉習其風流以貪婪苟免爲得計以廉潔受刑爲飾辭出於吏部者無賢否之分入於刑部者無枉直之判天

下皆謂陛下任喜怒爲生殺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古者善惡鄉鄰必記今雖有申明旌善之舉而無黨庠鄉學之規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臣欲求古人治家之禮睦鄰之法若古藍田呂氏之鄉約今義門鄭氏之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勸旌之復之爲民表帥將見作新於變至於比屋可封不難矣陛下天資至高合於道微神怪妄誕臣知陛下洞矚之矣然猶不免所謂神道設教者臣謂不必然也一統之輿圖已定矣一時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姦雄已慝矣天無變災民無患害聖躬康寧聖子聖孫繼繼繩繩所謂得

眞符者矣何必興師以取寶爲名諭衆以神仙爲徵應也哉臣觀地有盛衰物有盈虛而商稅之征率皆定額是使其或盈也姦黠得以侵欺其歉也良善困於補納夏稅一也而茶椒有糧菓絲有稅旣稅於所產之地又稅於所過之津何其奪民之利至於如此之密也且多貧下之家不免拋荒之咎今日之土地無前日之生植而今日之徵聚有前日之稅糧或賣產以供稅產去而稅存或賠辦以當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輕重無別膏腴而稅反輕瘠鹵而稅反重欲拯困而革其弊莫若行授田均田之法兼行常平義倉之舉

積之以漸至有九年之食無難者臣聞仲尼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近世狃於晏安墮名城銷鋒鏑禁兵諱武以爲太平一旦有不測之虞連城望風而靡及今宜敕有司整葺寬之以歲月守之以里胥額設弓手兼教民兵開武舉以收天下之英雄廣鄉校以延天下之俊乂古時多有書院學田貢士有莊義田有族皆宜興復而廣益之夫罪人不孥罰弗及嗣連坐起於秦法孥戮本於僞書今之爲善者妻子未必蒙榮有過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倫爲重而有給配婦女之條聽之於不義則又何取夫節義哉此風化之所由也孔子曰名不

正則言不順尚書侍郎內侍也而以加於六卿郎中員外內職也而以名於六屬御史詞臣所以居寵臺閣郡守縣令不應迴避鄉邦同寅協恭相倡以禮而今內外百司捶楚屬官甚於奴隸是使柔懦之徒蕩無廉耻進退奔趨肌膚不保甚非所以長孝行勵節義也臣以爲自今非犯罪惡解官笞杖之刑勿用催科督厲小有過差蒲鞭示辱亦足懲矣臣但知罄竭愚衷急於陳獻畧無次序惟陛下幸垂鑒焉書奏帝稱其才已復獻太平十策文多不錄縉嘗入兵部索皂隸語嫚尚書沈潛以聞帝曰縉以冗散自恣耶命改爲御史韓國公李善長

得罪死縉代郎中王國用草疏白其寃又爲同官夏長
文草疏劾都御史袁泰泰深銜之時近臣父皆得入覲
縉父開至帝謂曰大器晚成若以而子歸益令進學後
十年來大用未晚也歸八年太祖崩縉入臨京師有司
劾縉違詔旨且母喪未葬父年九十不當舍以行謫河
州衛吏時禮部侍郎董倫方爲惠帝所信任縉因寓書
於倫曰縉率易狂愚無所避忌數上封事所言分封勢
重萬一不幸必有厲長吳濞之虞邨哈木來歸欽承顧
問謂宜待之有禮稍忤機權其徒必貳此類非一頗皆
億中又嘗爲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事爲詹徽所疾欲

中以危法伏蒙聖恩申之慰諭重以錙賜令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刪定禮經凡例皆已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第存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欲絕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有九十之親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冀一拜山陵隕淚九土何圖註誤蒙恩遠行揚粵之人不耐寒暑復多疾病俯仰奔趨伍於吏卒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不測負平生之心抱萬古之痛是以數鳴知感冀還京師得望天顏或遂南還父子相見卽更生之日也倫乃薦縉召爲翰林待詔成祖入京帥擢侍讀命與黃淮楊士奇胡

廣金幼孜楊榮胡儼竝直文淵閣預機務內閣預機務自此始尋進侍讀學士奉命總裁太祖實錄及列女傳書成賜銀幣永樂二年皇太子立進縉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帝嘗召縉等曰爾七人朝夕左右朕嘉爾勤慎時言之宮中恒情慎初易保終難願共勉焉因各賜五品服命七人命婦朝皇后於柔儀殿后勞賜備至又以立春日賜縉等金綺衣與尚書埒縉等入謝帝曰代言之司機密所繫且口夕侍朕裨益不在尚書下也一日帝御奉天門諭六科諸臣直言因顧縉等曰王魏之風世不多有若使進言者無所懼聽言者無所忤天

下何患不治朕與爾等共勉之其年秋胡儼出爲祭酒
縉等六人從容獻納帝嘗虛已以聽縉少登朝才高任
事直前表裏洞達引拔士類有一善稱之不容口然好
臧否無顧忌廷臣多害其寵又以定儲議爲漢王高煦
所忌遂致敗先是儲位未定淇國公邱福言漢王有功
宜立帝密問縉縉稱皇長子仁孝天下歸心帝不應縉
又頓首曰好聖孫謂宣宗也帝領之太子遂定高煦由
是深恨縉會大發兵討安南縉諫不聽卒平之置郡縣
而太子旣立又時時失帝意高煦寵益隆禮秩踰嫡縉
又諫曰是啓爭也不可帝怒謂其離間骨肉恩禮寢衰

四年賜黃淮等五人二品紗羅衣而不及縉久之福等
議稍稍傳達外廷高煦遂譖縉洩禁中語明年縉坐廷
試讀卷不公謫廣西布政司叅議既行禮部郎中李至
剛言縉怨望改交趾命督餉化州永樂八年縉奏事入
京值帝北征縉謁皇太子而還漢王言縉伺上出私覲
太子徑歸無人臣禮帝震怒縉時方偕檢討王偁道廣
東覽山川上疏請鑿贛江通南北奏至逮縉下詔獄拷
掠備至詞連大理丞湯宗宗人府經歷高得暘中允李
貫贊善王汝玉編修朱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并及
至剛皆下獄汝玉貫紘引高得暘皆瘐死十三年錦衣

衛帥紀綱上囚籍帝見縉姓名曰縉猶在耶綱遂醉縉
酒埋積雪中立死年四十七籍其家妻子宗族徙遼東
方縉居翰林時內官張興恃寵笞人左順門外縉叱之
興斂手退帝嘗書廷臣名命縉各疏其短長縉言蹇義
天資厚重中無定見夏原吉有德量不遠小人劉儁有
才幹不知顧義鄭賜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李至剛誕而
附勢雖才不端黃福秉心易直確有執守陳瑛刻於用
法尚能持廉宋禮戇直而苛人怨不卹陳洽疏通警敏
亦不失正方賓簿書之才駟儉之心帝以付太子太子
因問尹昌隆王汝玉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弘汝玉

文翰不易得惜有市心耳後仁宗卽位出縉所疏示楊士奇曰人言縉狂觀所論列皆有定見不狂也詔歸縉妻子宗族縉初與胡廣同侍成祖宴帝曰爾二人生同里長同學仕同官縉有子廣可以女妻之廣頓首曰臣妻方娠未卜男女帝笑曰定女矣已而果生女遂約婚縉敗子禎亮徙遼東廣欲離婚女截耳誓曰薄命之婚皇上主之大人面承之有死無二及赦還卒歸禎亮正統元年八月詔還所籍家產成化元年復縉官贈朝議大夫始縉言漢王及安南事得禍後高煦以叛誅安南數反置吏未久復棄去悉如縉言縉兄綸洪武中亦官

御史性剛直後改應天教授子禎期以書名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父性方國珍據溫州遜跡避僞命淮舉洪武末進士授中書舍人成祖卽位召對稱旨命與解縉常立御榻左備顧問或至夜分帝就寢猶賜坐榻前語機密重務悉預聞旣而與縉等六人竝直文淵閣改翰林編修進侍讀議立太子淮請立嫡以長太子立遷左庶子兼侍讀永樂五年解縉黜淮進右春坊大學士明年與胡廣金幼孜楊榮楊士奇同輔導太孫七年帝北巡命淮及蹇義金忠楊士奇輔皇太子監國十一年再北巡仍留守明年帝征瓦剌還太子遣使迎稍

緩帝重入高煦譖悉徵東宮官屬下詔獄淮及楊溥金問皆坐繫十年仁宗卽位復官尋擢爲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與楊榮金幼孜楊士奇同掌內制丁母憂乞終制不許明年進少保戶部尚書兼大學士如故仁宗崩太子在南京漢王久蓄異志中外疑懼淮憂危嘔血宣德元年帝親征樂安命淮居守明年以疾乞休許之父性年九十奉養甚歡及性卒賜葬祭淮詣闕謝值燈時賜遊西苑詔乘肩輿登萬歲山命主會試比辭歸餞之太液池帝爲長歌送之且曰朕生日卿其復來明年入賀英宗立再入朝正統十四年六月卒年八十三謚

文簡淮性明果達於治體永樂中長沙妖人李法良反仁宗方監國命豐城侯李彬討之漢王忌太子有功詭言彬不可用淮曰彬老將必能滅賊願急遣彬卒禽法良又時有告黨逆者淮言於帝曰洪武末年已有敕禁不宜復理吏部追論靖難兵起時南人官北地不卽歸附者當編戍淮曰如是恐示人不廣帝皆從之阿魯台歸欵請得役屬吐蕃諸部求朝廷刻金作誓詞磨其金酒中飲諸酋長以盟衆議欲許之淮曰彼勢分則易制一則難圖矣帝顧左右曰黃淮論事如立高岡無遠不見西域僧大寶法王來朝帝將刻玉印賜之以璞示淮

淮曰朝廷賜諸番制敕用敕命廣運二寶今此玉較大非所以示遠人尊朝廷帝嘉納其獻替類如此然量頗隘同列有小過輒以聞或謂解縉之謫淮有力焉其見疎於宣宗也亦謂楊榮言淮病瘵能染人云

胡廣字光大吉水人父子祺名壽昌以字行陳友諒陷吉安太祖遣兵復之將殺脅從者千餘人子祺走謁帥力言不可得免洪武三年以文學選爲御史上書請都關中帝稱善遣太子巡視陝西後以太子薨不果子祺出爲廣西按察僉事改知彭州所至平冤獄毀淫祀修廢堰民甚德之遷延平知府卒於任廣其次子也建文

二年廷試時方討燕廣對策有親藩陸梁人心搖動語
帝親擢廣第一賜名靖授翰林修撰成祖卽位廣偕解
縉迎附擢侍講改侍讀復名廣遷右春坊右庶子永樂
五年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帝北征與楊榮金
幼孜從數召對帳殿或至夜分過山川阨塞立馬議論
行或稍後輒遣騎四出求索嘗失道脫衣乘驛馬渡河
水沒馬及腰以上帝顧勞良苦廣善書每勒石皆命書
之十二年再北征皇長孫從命廣與榮幼孜軍中講經
史十四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職如故帝徵烏思藏僧
作法會爲高帝高后薦福言見諸祥異廣乃獻聖孝瑞

應頌帝綴爲佛曲令宮中歌舞之禮部郎中周訥請封禪廣言其不可遂不許廣上却封禪頌帝益親愛之廣性纘密帝前所言及所治職務出未嘗告人時人以方漢胡廣然頗能持大體奔母喪還朝帝問百姓安否對曰安但郡縣窮治建文時姦黨株及支親爲民厲帝納其言十六年五月卒年四十九贈禮部尚書諡文穆文臣得諡自廣始喪還過南京太子爲致祭明年官其子種翰林檢討仁宗立加贈廣少師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祖卽位改翰林檢討與解縉等同直文淵閣遷

侍講時翰林坊局臣講書東宮皆先具經義閣臣閱正
呈帝覽乃進講解縉書楊士奇易胡廣詩幼孜春秋因
進春秋要旨三卷永樂五年遷右諭德兼侍講因諭吏
部直內閣諸臣胡廣金幼孜等考滿勿改他任七年從
幸北京明年北征幼孜與廣榮扈行駕駐清水源有泉
湧出幼孜獻銘榮獻詩皆勞以上尊帝重幼孜文學所
過山川要害輒命記之幼孜據鞍起草立就使自瓦剌
來帝召幼孜等傍輿行言敵中事親倚甚嘗與廣榮及
侍郎金純失道陷谷中暮夜幼孜墜馬廣純去不顧榮
爲結鞍行行又輒墜榮乘以已騎明日始達行在所是

夜帝遣使十餘輩迹榮幼孜不獲比至帝喜動顏色自後北征皆從所撰有北征前後二錄十二年命與廣榮等纂五經四書性理大全遷翰林學士十八年與榮竝進文淵閣大學士二十二年從北征中道兵疲帝以問羣臣莫敢對惟幼孜言不宜深入不聽次開平帝謂榮幼孜曰朕夢神人語上帝好生者再是何祥也榮幼孜對曰陛下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崑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帝然之卽命草詔招諭諸部還軍至榆木川帝崩祕不發喪榮訃京帥幼孜護梓宮歸仁宗卽位拜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少保兼武

英殿大學士是年十月命幼孜榮士奇會錄罪囚於承
天門外詔法司錄重囚必會三學士委寄益隆帝御西
角門闕廷臣制誥顧三學士曰汝三人及蹇夏二尚書
皆先帝舊臣朕方倚以自輔嘗見前代人主惡聞直言
雖素所親信亦畏威順旨緘默取容賢良之臣言不見
聽退而杜口朕與卿等當深用爲戒因取五人誥詞親
增二語云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違而或怠幼
孜等頓首稱謝洪熙元年進禮部尚書兼大學士學士
如故竝給三俸尋乞歸省母明年母卒宣宗立詔起復
修兩朝實錄充總裁官三年持節寧夏冊慶府郡王妃

所過詢兵民疾苦還奏之帝嘉納焉從巡邊度雞鳴山
帝曰唐太宗恃其英武征遼嘗過此山幼孜對曰太宗
尋悔此役故建憫忠閣帝曰此山崩於元順帝時爲元
亡徵對曰順帝亡國之主雖山不崩國亦必亡宣德六
年十二月卒年六十四贈少保諡文靖幼孜簡易靜默
寬裕有容眷遇雖隆而自處益謙名其宴居之室曰退
庵疾革時家人囑請身後恩不聽曰此君子所恥也

胡儼字若思南昌人少嗜學於天文地理律曆醫卜無
不究覽洪武中以舉人授華亭教諭能以師道自任母
憂服除改長垣乞便地就養復改餘干學官許乞便地

白儼始建文元年薦授桐城知縣鑿桐陂水溉田爲民利縣有虎傷人儼齋沐告於神虎遁去桐人祀之朱邑祠四年副都御史練子寧薦於朝曰儼學足達天人智足資帷幄比召至燕師已渡江成祖卽位曰儼知天文其令欽天監試旣試奏儼實通象緯氣候之學尋又以解縉薦授翰林檢討與縉等俱直文淵閣遷侍講進左庶子父喪起復儼在閣承顧問嘗不欲先人然少戇永樂二年九月拜國子監祭酒遂不預機務時用法嚴峻國子生託事告歸者坐戍邊儼至卽奏除之七年帝幸北京召儼赴行在明年北征命以祭酒兼侍講掌翰林

院事輔皇太孫留守北京十九年改北京國子監祭酒當是時海內混一垂五十年帝方內興禮樂外懷要荒公卿大夫彬彬多文學之士儼館閣宿儒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重修太祖實錄永樂大典天下圖誌皆充總裁官居國學二十餘年以身率教動有師法洪熙改元以疾乞休仁宗賜敕獎勞進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仕復其子孫宣宗卽位以禮部侍郎召辭歸家居二十年方岳重臣咸待以師禮儼與言未嘗及私自處淡泊歲時衣食纔給初爲湖廣考官得楊溥文大異之題其上曰必能爲董子之正言而不爲公孫之阿曲世以爲知

人正統八年八月卒年八十三

贊曰明初罷丞相分事權於六部成祖始命儒臣直文淵閣預機務沿及仁宣而閣權日重實行丞相事解縉以下五人則詞林之最初入閣者也夫處禁密之地必以公正自持而尤貴於厚重不洩縉少年高才自負匡濟大畧太祖俾十年進學愛之深矣彼其動輒得謗不克令終夫豈盡嫉賢害能者力固使之然歟黃淮功在輔導胡廣金幼孜勞著扈從胡儼久於國學觀諸臣從容密勿隨事納忠固非僅以文字翰墨爲勲績已也

明史卷一百四十七終

明史卷一百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楊士奇

楊

榮

曾孫旦

楊溥

馬

愉

楊士奇名寓以字行泰和人早孤隨母適羅氏已而復宗貧甚力學授徒自給多游湖湘間館江夏最久建文初集諸儒修太祖實錄士奇已用薦徵授教授當行王叔英復以史才薦遂召入翰林充編纂官尋命吏部考第史館諸儒尚書張紱得士奇策曰此非經生言也奏

第一授吳王府審理副仍供館職成祖卽位改編修已
簡入內閣典機務數月進侍讀永樂二年選宮僚以士
奇爲左中允五年進左諭德士奇奉職甚謹私居不言
公事雖至親厚不得聞在帝前舉止恭慎善應對言事
輒中人有小過嘗爲拚覆之廣東布政使徐奇載嶺南
土物饋廷臣或得其目籍以進帝閱無士奇名召問對
曰奇赴廣時羣臣作詩文贈行臣適病弗預以故獨不
及今受否未可知且物微當無他意帝遽命燬籍六年
帝北巡命與蹇義黃淮留輔太子太子喜文辭贊善王
汝玉以詩法進士奇曰殿下當留意六經暇則觀兩漢

詔令詩小技不足爲也太子稱善初帝起兵時漢王數力戰有功帝許以事成立爲太子旣而不得立怨望帝又憐趙王年少寵異之由是兩王合而間太子帝頗心動九年還南京召士奇問監國狀士奇以孝敬對且曰殿下天資高卽有過必知知必改存心愛人決不負陛下託帝悅十一年正旦日食禮部尚書呂震請勿罷朝賀侍郎儀智持不可士奇亦引宋仁宗事力言之遂罷賀明年帝北征士奇仍輔太子居守漢王譖太子益急帝還以迎駕緩盡徵東宮官黃淮等下獄士奇後至宥之召問太子事士奇頓首言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遲

皆臣等罪帝意解行在諸臣交章劾士奇不當獨宥遂下錦衣衛獄尋釋之十四年帝還京師微聞漢王奪嫡謀及諸不軌狀以問蹇義義不對乃問士奇對曰臣與義俱侍東宮外人無敢爲臣兩人言漢王事者然漢王兩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將徙都輒請留守南京惟陛下熟察其意帝默然起還宮居數日帝盡得漢王事削兩護衛處之樂安明年進士奇翰林學士兼故官十九年改左春坊大學士仍兼學士明年復坐輔導有闕下錦衣衛獄旬日而釋仁宗卽位擢禮部侍郎兼華蓋殿大學士帝御便殿蹇義夏原吉奏事未退帝望見

士奇謂二人曰新華蓋學士來必有讜言試共聽之士奇入言恩詔減歲供甫下二日惜薪司傳旨徵棗八十八萬斤與前詔戾帝立命減其半服制二十七日日期滿呂震請卽吉士奇不可震厲聲叱之蹇義兼取二說進明日帝素冠麻衣經而視朝廷臣惟士奇及英國公張輔服如之朝罷帝謂左右曰梓宮在殯易服豈臣子所忍言士奇執是也進少保與同官楊榮金幼孜竝賜繩愆糾繆銀章得密封言事尋進少傅時藩司守令來朝尚書李慶建議發軍伍餘馬給有司歲課其駒士奇曰朝廷選賢授官乃使牧馬是貴畜而賤士也何以示天下

後世帝許中旨罷之已而寂然士奇復力言又不報有頃帝御思善門召士奇謂曰朕向者豈真忘之聞呂震李慶輩皆不喜卿朕念卿孤立恐爲所傷不欲因卿言罷耳今有辭矣手出陝西按察使陳智言養馬不便疏使草敕行之士奇頓首謝羣臣習朝正旦儀呂震請用樂士奇與黃淮疏止未報士奇復奏待庭中至夜漏十刻報可越日帝召謂曰震每事誤朕非卿等言悔無及命兼兵部尚書竝食三祿士奇辭尚書祿帝監國時憾御史舒仲成至是欲罪之士奇曰陛下卽位詔向忤旨者皆得宥若治仲成則詔書不信懼者衆矣如漢景帝

之待衛綰不亦可乎帝卽罷弗治或有言大理卿虞謙言事不密帝怒降一官士奇爲白其罔得復秩又大理少卿弋謙以言事得罪士奇曰謙應詔陳言若加之罪則羣臣自此結舌矣帝立進謙副都御史而下敕引過時有上書頌太平者帝以示諸大臣皆以爲然士奇獨曰陛下雖澤被天下然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民尚艱食更休息數年庶幾太平可期帝曰然因顧蹇義等曰朕待卿等以至誠望匡弼惟士奇曾五上章卿等皆無一言豈果朝無闕政天下太平耶諸臣慚謝是年四月帝賜士奇璽書曰往者朕膺監國之命卿侍左右同

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來
嘉謨入告期予於治正固不二簡在朕心茲創制楊貞
一印賜卿尚克交修以成明良之譽尋修太宗實錄與
黃淮金幼孜楊溥俱充總裁官未幾帝不豫召士奇與
蹇義黃淮楊榮至思善門命士奇書敕召太子於南京
宣宗卽位修仁宗實錄仍充總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
反帝親征平之師還次獻縣之單家橋侍郎陳山迎謁
言漢趙二王實同心請乘勢襲彰德執趙王榮力贊決
士奇曰事當有實天地鬼神可欺乎榮厲聲曰汝欲撓
大計耶今逆黨言趙實與謀何謂無辭士奇曰太宗皇

帝三子今上惟兩叔父有罪者不可赦其無罪者宜厚待之疑則防之使無虞而已何遽加兵傷皇祖在天意乎時惟楊溥與士奇合將入諫榮先入士奇繼之闡者不納尋召義原吉入二人以士奇言白帝帝初無罪趙意移兵事得寢比還京帝思士奇言謂曰今議者多言趙王事奈何士奇曰趙最親陛下當保全之母惑羣言帝曰吾欲封羣臣章示王令自處何如士奇曰善更得一璽書幸甚於是發使奉書至趙趙王得書大喜泣曰吾生矣卽上表謝且獻護衛言者始息帝待趙王日益親而薄陳山謂士奇曰趙王所以全卿力也賜金幣時

交趾數叛屢發大軍征討皆敗沒交趾黎利遣人僞請立陳氏後帝亦厭兵欲許之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以下皆言與之無名徒示弱天下帝召士奇榮謀二人力言陛下卹民命以綏荒服不爲無名漢棄珠厓前史以爲美談不爲示弱許之便尋命擇使交趾者蹇義薦伏伯安口辨士奇曰言不忠信雖蠻貊之邦不可行伯安小人往且辱國帝是之別遣使於是棄交趾罷兵歲省軍興鉅萬五年春帝奉皇太后謁陵召英國公張輔尚書蹇義及士奇榮幼孜溥朝太后於行殿太后慰勞之帝又語士奇曰太后爲朕言先帝在青宮惟卿不憚觸

忤先帝能從以不敗事又誨朕當受直言士奇對曰此皇太后盛德之言願陛下念之尋敕鴻臚寺士奇老有疾趨朝或後母論奏帝嘗微行夜幸士奇宅士奇倉皇出迎頓首曰陛下奈何以社稷宗廟之身自輕帝曰朕欲與卿一言故來耳後數日獲二盜有異謀帝召士奇告之故且曰今而後知卿之愛朕也帝以四方屢水旱召士奇議下詔寬恤免災傷租稅及官馬虧額者士奇因請竝蠲逋賦薪芻錢減官田額理冤滯汰工役以廣德意民大悅踰二年帝謂士奇曰恤民詔下已久今更有可恤者乎士奇曰前詔減官田租戶部徵如故帝怫

然曰今首行之廢格者論如法士奇復請撫逃民察墨吏舉文學武勇之士令極刑家子孫皆得仕進又請廷臣三品以上及二司官各舉所知備方面郡守選皆報可當是時帝勵精圖治士奇等同心輔佐海內號爲治平帝乃倣古君臣豫遊事每歲首賜百官旬休車駕亦時幸西苑萬歲山諸學士皆從賦詩賡和從容問民間疾苦有所論奏帝皆虛懷聽納帝之初卽位也內閣臣七人陳山張瑛以東宮舊恩人不稱出爲他官黃淮以疾致仕金幼孜卒閣中惟士奇榮溥三人榮疏闔果毅遇事敢爲數從成祖北征能知邊將賢否阨塞險易遠

近敵情順逆然頗通饋遺邊將歲時致良馬帝頗知之
以問士奇士奇力言榮曉暢邊務臣等不及不宜以小
眚介意帝笑曰榮嘗短卿及原吉卿乃爲之地耶士奇
曰願陛下以曲容臣者容榮帝意乃解其後語稍稍聞
榮以此愧士奇相得甚歡帝亦益親厚之先後所賜珍
果牢醴金綺衣幣書器無算宣宗崩英宗卽位方九齡
軍國大政關白太皇太后太后推心任士奇榮溥三人
有事遣中使詣閣諮議然後裁決三人者亦自信侃侃
行意士奇首請練士卒嚴邊防設南京參贊機務大臣
分遣文武鎮撫江西湖廣河南山東罷偵事校尉又請

以次蠲租稅慎刑獄嚴覈百司皆允行正統之初朝政
清明士奇等之力也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師四年乞
致仕不允敕歸省墓未幾還是時中官王振有寵於帝
漸預外庭事導帝以嚴御下大臣往往下獄靖江王佐
敬私饋榮金榮先省墓歸不之知振欲借以傾榮士奇
力解之得已榮尋卒士奇溥益孤其明年遂大興師征
麓川帑藏耗費士馬物故者數萬又明年太皇太后崩
振勢益盛大作威福百官小有抵牾輒執而繫之廷臣
人人惴恐士奇亦弗能制也士奇既老子稷傲很嘗侵
暴殺人言官交章劾朝議不卽加法封其狀示上奇

復有人發稷橫虐數十事遂下之理士奇以老疾在告
天子恐傷士奇意降詔慰勉士奇感泣憂不能起九年
三月卒年八十贈太師諡文貞有司乃論殺稷初正統
初士奇言瓦剌漸強將爲邊患而邊軍缺馬恐不能禦
請於附近太僕寺關領西番貢馬亦悉給之士奇歿未
幾也先果入寇有土木之難識者思其言又雅善知人
好推轂寒士所薦達有初未識面者而于謙周忱况鍾
之屬皆用士奇薦居官至一二十年廉能冠天下爲世
名臣云次子穉以廕補尚寶丞成化中進太常少卿掌
司事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建文二年進士授編修成祖初入京榮迎謁馬首曰殿下先謁陵乎先卽位乎成祖遽趣駕謁陵自是遂受知既卽位簡入文淵閣爲更名榮同值七人榮最少警敏一日晚寧夏報被圍召七人皆已出獨榮在帝示以奏榮曰寧夏城堅人皆習戰奏上已十餘日圍解矣夜半果奏圍解帝謂榮曰何料之審也江西盜起遣使撫諭而令都督韓觀將兵繼其後賊就撫奏至帝欲賜敕勞觀榮曰計發奏時觀尚未至不得論功帝益重之再遷至侍講太子立進右諭德仍兼前職與在直諸臣同賜二品服評議諸司事宜

稱旨復賜衣幣帝威嚴與諸大臣議事未決或至發怒榮至輒爲霽顏事亦遂決五年命往甘肅經畫軍務所過覽山川形勢察軍民閱城堡還奏武英殿帝大悅值盛暑親剖瓜噉之尋進右庶子兼職如故明年以父喪給傳歸既葬起復視事又明年母喪乞歸帝以北行期迫不許命同胡廣金幼孜扈從甘肅總兵官何福言脫脫不花等請降需命於亦集乃命榮往甘肅偕福受降持節卽軍中封福寧遠侯因至寧夏與寧陽侯陳懋規畫邊務還陳便宜十事帝嘉納之八年從出塞次臚胸河選勇士三百人爲衛不以隸諸將令榮領之師旋餉

不繼榮請盡以供御之餘給軍而令軍中有餘者得相貸入塞官爲倍償軍賴以濟明年乞奔喪命中官護行還詢閩中民情及歲豐歉榮具以對尋命侍諸皇孫讀書文華殿十年甘肅守臣宋琥言叛寇老的罕逃赤斤蒙古且爲邊患乃復遣榮至陝西會豐城侯李彬議進兵方畧榮還奏言隆冬非用兵時且有罪不過數人兵未可出帝從其言叛者亦降明年復與廣幼孜從北巡又明年征瓦剌太孫侍行帝命榮以間陳說經史兼領尚寶事凡宣詔出令及旗志符驗必得榮奏乃發帝嘗晚坐行幄召榮計兵食榮對曰擇將屯田訓練有方耕

耨有時卽兵食足矣十四年與金幼孜俱進翰林學士仍兼庶子從還京師明年復從北征十六年胡廣卒命榮掌翰林院事益見親任諸大臣多忌榮欲疏之共舉爲祭酒帝曰吾固知其可第求代榮者諸大臣乃不敢言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兼學士如故明年定都北京會三殿災榮麾衛士出圖籍制誥昇東華門外帝褒之榮與幼孜陳便宜十事報可二十年復從出塞軍事悉令參決賚予優渥師還勞將士分四等賜宴榮幼孜皆列前席受上賞已復下詔征阿魯台或請調建文時江西所集民兵帝問榮榮曰陛下許民復業且二十年

一旦復徵之非示天下信從之明年從出塞軍務悉委榮晝夜見無時帝時稱楊學士不名也又明年復從北征當是時帝凡五出塞士卒饑凍饋運不繼死亡十二三大軍抵答蘭納木兒河不見敵帝問羣臣當復進否羣臣唯唯惟榮幼孜從容言宜班師帝許之還次榆木川帝崩中官馬雲等莫知所措密與榮幼孜入御幄議二人議六師在外去京師尚遠祕不發喪以禮斂鎔錫爲俾載輿中所至朝夕進膳如常儀益嚴軍令人莫測或請因他事爲敕馳報皇太子二人曰誰敢爾先帝在則稱敕賓天而稱敕詐也罪不小衆曰然乃具大行月

日及遺命傳位意啓太子榮與少監海壽先馳訃既至太子命與蹇義楊士奇議諸所宜行者仁宗卽位進太常卿餘官如故尋進太子少傅謹身殿大學士旣而有言榮當大行時所行喪禮及處分軍事狀帝賜敕褒勞賚予甚厚進工部尚書食三祿時士奇淮皆辭尚書祿榮幼孜亦固辭不允宣德元年漢王高煦反帝召榮等定計榮首請帝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今出不意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帝從其計至樂安高煦出降師還以決策功受上賞賜銀章五褒予甚至三年從帝巡邊至遵化聞兀良哈將寇邊帝留扈行諸文臣於

大營獨命榮從自將輕騎出喜峯口破敵而還五年進少傅辭大學士祿九年復從巡邊至洗馬林而還英宗卽位委寄如故正統三年與士奇俱進少師五年乞歸展墓命中官護行還至武林驛而卒年七十贈太師諡文敏授世襲都指揮使榮歷事四朝謀而能斷永樂末浙閩山賊起議發兵帝時在塞外奏至以示榮榮曰愚民苦有司不得已相聚自保兵出將益聚不可解遣使招撫當不煩兵從之盜果息安南之棄諸大臣多謂不可獨榮與士奇力言不宜以荒服疲中國其老成持重類如此論事激發不能容人過然遇人觸帝怒致不測

往往以微言導帝意輒得解夏原吉李時勉之不死都御史劉觀之免戍邊皆賴其力嘗語人曰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吾不爲也故其恩遇亦始終無間重修太祖實錄及太宗仁宣三朝實錄皆爲總裁官先後賜賚不可勝計性喜賓客雖貴盛無稍崖岸士多歸心焉或謂榮處國家大事不愧唐姚崇而不拘小節亦頗類之家富曾孫業爲建安指揮以貲敗詳宦官傳業從弟旦字晉叔弘治中進士歷官太常卿以忤劉瑾左遷知溫州府治最稍遷浙江提學副使瑾誅累擢至戶部侍郎督京通倉出理餉甘肅還進右都御史總督兩

廣軍務討平番禺清遠河源諸徭嘉靖初遷至南京吏部尚書張璁桂萼驟進旦率九卿極言不可會吏部尚書喬宇罷召旦代之未至爲給事中陳洸所劾勒致仕年七十餘卒

楊溥字弘濟石首人與楊榮同舉進士授編修永樂初侍皇太子爲洗馬太子嘗讀漢書稱張釋之賢溥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未得行其志也採文帝事編類以獻太子大悅久之以喪歸時太子監國命起視事十二年東宮遣使迎帝遲帝怒黃淮逮至北京繫獄及金問至帝益怒曰問何人得侍太子下法司鞫連溥逮繫錦

衣衾獄家人供食數絕而帝意不可測旦夕且死溥益奮讀書不輟繫十年讀經史諸子數周仁宗卽位釋出獄擢翰林學士嘗密疏言事帝褒答之賜鈔幣已念溥由已故久困尤憐之明年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左選諸臣有學行者侍值士奇薦侍講王進儒士陳繼蹇義薦學錄楊敬訓導何澄詔官繼博士敬編修澄給事中日值閣中命溥掌閣事親授閣印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學問欲廣知民事爲治道輔有所建白封識以進尋進太常卿兼職如故宣宗卽位弘文閣罷召溥入內閣與楊士奇等共典機務居四年以母喪去起復九年遷禮部

尚書學士值內閣如故英宗初立與士奇榮請開經筵
豫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成達大體者數
人供職且請慎選宮中朝夕侍從內臣太后大喜一日
太后坐便殿帝西向立召英國公張輔及士奇榮溥尚
書胡濙入諭曰卿等老臣嗣君幼幸同心共安社稷又
召溥前曰仁宗皇帝念卿忠屢加歎息不意今尚見卿
溥感泣太后亦泣左右皆悲愴始仁宗爲太子被讒宮
寮多死詔獄溥及黃淮一繫十年瀕死者數矣仁宗時
時於宮中念諸臣太后亦久憐之故爲溥言之如此太
后復顧帝曰此五臣三朝簡在俾輔後人皇帝萬幾宜

與五臣共計正統三年宣宗實錄成進少保武英殿大學士溥後士奇榮二十餘年入閣至是乃與士奇榮竝六年歸省墓尋還是時王振尚未橫天下清平朝無失政中外臣民翕然稱三楊以居第曰士奇曰西楊榮曰東楊而溥嘗自署郡望曰南郡因號爲南楊溥質直廉靜無城府性恭謹每入朝循牆而走諸大臣論事爭可否或至違言溥平心處之諸大臣皆歎服時謂士奇有學行榮有才識溥有雅操皆人所不及云比榮士奇相繼卒在閣者馬愉高穀曹鼐皆後進望輕溥孤立王振益用事十一年七月溥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定官

其孫壽尚寶司丞後三年振遂導英宗北征陷土木幾至大亂時人追思此三人者在當不至此而後起者爭暴其短以爲依違中旨釀成賊奄之禍亦過刻之端也馬愉字性和臨朐人宣德二年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九年秋特簡史官及庶吉士三十七人進學文淵閣以愉爲首正統元年充經筵講官再遷至侍讀學士時王振用事一日語楊士奇榮曰朝廷事久勞公等公等皆高年倦矣士奇曰老臣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榮曰吾輩衰殘無以効力當擇後生可任者報聖恩耳振喜而退士奇咎榮失言榮曰彼厭吾輩矣一旦內中出片紙令

某人入閣且奈何及此時進一二賢者同心協力尚可爲也士奇以爲然翼日遂列侍讀學士苗衷侍講曹鼐及愉名以進由是愉被擢用五年詔以本官入內閣參預機務尋進禮部右侍郎十二年卒贈尚書兼學士贈官兼職自愉始愉端重簡默門無私謁論事務寬厚嘗奏天下獄久者多瘐死宜簡使者分道決遣帝納焉邊警方命將而別部使至衆議執之愉言賞善罰惡爲治之本波及於善非法乘人之來執之不武帝然之厚遣其使

贊曰成祖時士奇榮與解縉等同直內閣溥亦同爲仁

宗宮僚而三人逮事四朝爲時耆碩溥入閣雖後德望相亞是以明稱賢相必首三楊均能原本儒術通達事幾協力相資靖共匪懈史稱房杜持衆美効之君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又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楊其庶幾乎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

列傳第三十七

總裁管總理事務 總筮講官保兼李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蹇 義

夏原吉

俞士吉 鄒師顏

李文郁

蹇義字宜之巴人初名瑑洪武十八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奏事稱旨帝問汝蹇叔後乎瑑頓首不敢對帝嘉其誠篤爲更名義手書賜之滿三載當遷特命滿九載曰朕且用義由是朝夕侍左右小心敬慎未嘗忤色惠帝既卽位推太祖意超擢吏部右侍郎是時齊泰黃子澄當國外興大師內改制度義無所建明國子博士王紳

遺書責之義不能答燕師入迎附遷左侍郎數月進尚書時方務反建文之政所更易者悉罷之義從容言曰損益貴適時宜前改者固不當今必欲盡復者亦未悉當也因舉數事陳說本末帝稱善從其言永樂二年兼太子詹事帝有所傳諭太子輒遣義能委曲導意帝與太子俱愛重之七年帝巡北京命輔皇太子監國義熟典故達治體軍國事皆倚辦時舊臣見親用者戶部尚書夏原吉與義齊名中外稱曰蹇夏滿三考帝親宴二人便殿褒揚甚至數奉命兼理他部事職務填委處之裕如十七年以父喪歸帝及太子皆遣官賜祭詔起復

十九年三殿災救廷臣二十六人巡行天下義及給事中馬俊分巡應天諸府問軍民疾苦黜文武長吏擾民者數人條興革數十事奏行之還治部事明年帝北征還以太子曲宥呂震壻主事張鵬朝參失儀罪義不匡正逮義繫錦衣衛獄又明年春得釋仁宗卽位義原吉皆以元老爲中外所信帝又念義監國時舊勞尤厚倚之首進義少保賜冠服象笏玉帶兼食二祿歷進少師賜銀章一文曰繩愆糾繆已復賜璽書曰曩朕監國卿以先朝舊臣日侍左右兩京肇建政務方殷卿勞心焦思不恤身家二十餘年夷險一節朕承大統贊襄治理

不懈益恭朕篤念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賜卿俾藏於家傳之後世知朕君臣共濟艱難相與有成也時惟楊士奇亦得賜貞一印及敕尋命與英國公輔及原吉同監修太宗實錄義視原吉尤重厚然過於周慎士奇嘗於帝前謂義曰何過慮義曰恐鹵莽爲後憂耳帝兩是之楊榮嘗毀義帝不直榮義頓首言榮無他卽左右有讒榮者願陛下慎察帝笑曰吾固弗信也宣宗卽位委寄益重時方修獻陵帝欲遵遺詔從儉約以問義原吉二人力贊曰聖見高遠出於至孝萬世之利也帝親爲規畫三月而陵成宏麗不及長陵其後諸帝因

以爲制迨世宗營永陵始益崇侈云帝征樂安義原吉及諸學士皆從預軍中機務賜鞍馬甲冑弓劍及還賚予甚厚三年從巡邊還帝以義原吉士奇榮四人者皆已老賜璽書曰卿等皆祖宗遺老畀輔朕躬今黃髮危齒不宜復典冗劇傷朝廷優老待賢之禮可輟所務朝夕在朕左右討論至理共寧邦家官祿悉如舊明年郭璉代爲尚書尋以胡濙言命義等四人議天下官吏軍民建言章奏復賜義銀章文曰忠厚寬宏七年詔有司爲義營新第於文明門內英宗卽位齋宿得疾遣醫往視問所欲言對曰陛下初嗣大寶望敬守祖宗成憲始

終不渝耳遂卒年七十三贈太師諡忠定義爲人質直
孝友善處僚友間未嘗一語傷物士奇常言張詠之不
飾玩好傳堯俞之遇人以誠范景仁之不設城府義兼
有之子英有詩名以廕爲尚寶司丞歷官太常少卿

夏原吉字維喆其先德興人父時敏官湘陰教諭遂家
焉原吉早孤力學養母以鄉薦入太學選入禁中書制
誥諸生或喧笑原吉危坐儼然太祖訶而異之擢戶部
主事曹務叢脞處之悉有條理尚書郁新甚重之有劉
郎中者忌其能會新劾諸司怠事者帝欲宥之新持不
可帝怒問誰教若新頓首曰堂後書算生帝乃下書算

生於獄劉郎中遂言教尚書者原吉也帝曰原吉能佐尚書理部事汝欲陷之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棄市建文初擢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所過郡邑核吏治咨民隱人皆悅服久之移駐蘄州成祖卽位或執原吉以獻帝釋之轉左侍郎言原吉建文時用事不可信帝不聽與蹇義同進尚書偕義等詳定賦役諸制建白三十餘事皆簡便易遵守曰行之而難繼者且重困民吾不忍也浙西大水有司治不效永樂元年命原吉治之尋命侍郎李文郁爲之副復使僉都御史俞士吉齎水利書賜之原吉請循禹三江入海故蹟濬吳淞

下流上接太湖而度地爲閘以時蓄洩從之役十餘萬人原吉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不張蓋曰民勞吾何忍獨適事竣還京師言水雖由故道入海而支流未盡疏洩非經久計明年正月原吉復行浚白茆塘劉家河大黃浦大理少卿袁復爲之副已復命陝西參政宋性佐之九月工畢水洩蘇松農田大利三年還其夏浙西大饑命原吉率俞士吉袁復及左通政趙居任往振發粟三十萬石給牛種有請召民佃水退淤田益賦者原吉馳疏止之姚廣孝還自浙西稱原吉曰古之遺愛也亡何郁新卒召還理部事首請裁冗食平賦役嚴鹽法

錢鈔之禁清倉場廣屯種以給邊蘇民且便商賈皆報
可凡中外戶口府庫田賦贏縮之數各以小簡書置懷
中時檢閱之一日帝問天下錢穀幾何對甚悉以是益
重之當是時兵革初定論靖難功臣封賞分封諸藩增
設武衛百司已又發卒八十萬問罪安南中官造巨艦
通海外諸國大起北都宮闕供億轉輸以鉅萬萬計皆
取給戶曹原吉悉心計應之國用不絀六年命督軍民
輸材北都詔以錦衣官校從治怠事者原吉慮犯者衆
告戒而後行人皆感悅七年帝北巡命兼攝行在禮部
兵部都察院事有二指揮冒月廩帝欲斬之原吉曰非

律也假實爲盜將何以加乃止八年帝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行有九卿事時諸司草創每旦原吉入佐太孫參決庶務朝退諸曹郎御史環請事原吉口答手書不動聲色北達行在南啟監國京師肅然帝還賜鈔幣鞍馬牢醴慰勞有加尋從還南京命侍太孫周行鄉落觀民間疾苦原吉取齋黍以進曰願殿下食此知民艱九載滿與蹇義皆宴便殿帝指二人謂羣臣曰高皇帝養賢以貽朕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自是屢侍太孫往來兩京在道隨事納忠多所裨益十八年北京宮室成使原吉南召太子太孫旣還原吉言連歲營建今告成

宜撫流亡蠲逋負以寬民力明年三殿災原吉復申前請亟命所司行之初以殿災詔求直言羣臣多言都北京非便帝怒殺主事蕭儀曰方遷都時與大臣密議久而後定非輕舉也言者因劾大臣帝命跪午門外質辨大臣爭詈言者原吉獨奏曰彼應詔無罪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計罪在臣等帝意解兩宥之或尤原吉背初議曰吾輩歷事久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細矣衆始歎服原吉雖居戶部國家大事輒令詳議帝每御便殿闕門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恂恂若無預者交趾平帝問遷官與賞孰便對曰賞費於

一時有限遷官爲後日費無窮也從之西域法王來朝帝欲郊勞原吉不可及法王入原吉見不拜帝笑曰卿欲效韓愈耶山東唐賽兒反事平俘脅從者三千餘人至原吉請於帝悉原之谷王橐駝叛帝疑長沙有通謀者原吉以百口保之乃得寢十九年冬帝將大舉征沙漠命原吉與禮部尚書呂震兵部尚書方賓工部尚書吳中等議皆言兵不當出未奏會帝召賓賓力言軍興費乏帝不懌召原吉問邊儲多寡對曰比年師出無功軍馬儲蓄十喪八九災眚迭作內外俱疲况聖躬少安尚須調護乞遣將往征勿勞車駕帝怒立命原吉出理開

平糧儲而吳中入對如賓言帝益怒召原吉繫之內官
監并繫大理丞鄒師顏以嘗署戶部也賓懼自殺遂并
籍原吉家自賜鈔外惟布衣瓦器明年北征以糧盡引
還已復連歲出塞皆不見敵還至榆木川帝不豫顧左
右曰夏原吉愛我崩聞至之三日太子走繫所呼原吉
哭而告之原吉伏地哭不能起太子令出獄與議喪禮
復問赦詔所宜對以振饑省賦役罷西洋取寶船及雲
南交趾採辦諸道金銀課悉從之仁宗卽位復其官方
原吉在獄有母喪至是乞歸終制帝曰卿老臣當與朕
共濟艱難卿有喪朕獨無喪乎厚賜之令家人護喪馳

傳歸葬有司治喪事原吉不敢復言尋加太子少傅呂震以太子少師班原吉上帝命鴻臚引震列其下進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食三祿原吉固辭乃聽辭太子少傅祿賜繩愆糾繆銀章建第於兩京已而仁宗崩太子至自南京原吉奉遺詔迎於盧溝橋宣宗卽位以舊輔益親重明年漢王高煦反亦以靖難爲辭移檄罪狀諸大臣以原吉爲首帝夜召諸臣議楊榮首勸帝親征帝難之原吉曰獨不見李景隆已事耶臣昨見所遣將命下卽色變臨事可知矣且兵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榮策善帝意遂決師還賚予加

等賜闈者三人原吉以無功辭不聽三年從北巡帝取原吉橐糗嘗之笑曰何惡也對曰軍中猶有餒者帝命賜以大官之饌且犒將士從閱武免兒山帝怒諸將慢褻其衣原吉曰將帥國爪牙奈何凍而斃之反覆力諫帝曰爲卿釋之再與蹇義同賜銀印文曰舍弘貞靖帝雅善繪事嘗親畫壽星圖以賜其他圖畫服食器用銀幣玩好之賜無虛日五年正月兩朝實錄成復賜金幣鞍馬旦入謝歸而卒年六十五贈太師諡忠靖敕戶部復其家世世無所與原吉有雅量人莫能測其際同列有善卽採納之或有小過必爲之掩覆吏污所服金織

賜衣原吉曰勿怖汚可浣也又有汚精微文書者吏叩頭請死原吉不問自入朝引啓帝命易之呂震嘗傾原吉震爲子乞官原吉以震在靖難時有守賊功爲之請平江伯陳瑄初亦惡原吉原吉顧時時稱瑄才或問原吉量可學乎曰吾幼時有犯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無可忍矣嘗夜閱爰書撫案而歎筆欲下輒止妻問之曰此歲終大辟奏也與同列飲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者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墮行其慎如此原吉與義皆起家太祖時義秉銓政原吉筦度支皆二十七年名位先於三楊仁宣之世外兼臺省內

參館閣與三楊同心輔政義善謀榮善斷而原吉與士
奇尤持大體有古大臣風烈子瑄以廕爲尚寶司丞喜
談兵景泰時數上章言兵事有沮者不獲用終南京太
常少卿俞士吉字用貞象山人建文中爲兗州訓導上
書言時政擢御史出按鳳陽徽州及湖廣能辨釋冤獄
成祖卽位進僉都御史奉詔以水利書賜原吉因留督
浙西農政湖州逋糧至六十萬石同事者欲減其數以
聞士吉曰欺君病民吾不爲也具以實奏悉得免尋爲
都御史陳瑛所劾與大理少卿袁復同繫獄復死獄中
士吉謫爲事官治水蘇松旣而復職還上聖孝瑞應頌

帝曰爾爲大臣不言民間利病乃獻諛耶擲還之宣德
初仕至南京刑部侍郎致仕李文郁襄陽人永樂初以
戶部侍郎副原吉治水有勞後坐事謫遼東二十年仁
宗卽位召還爲南京通政參議致仕鄒師顏宜都人永
樂初爲江西參政坐事免尋以薦擢御史有直聲遷大
理丞署戶部與原吉同下獄仁宗立釋爲禮部侍郎省
墓歸還至通州卒貧不能歸葬尚書呂震聞於朝宣宗
命驛舟送之詔京官卒者皆給驛著爲令

贊曰書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蹇義夏原吉自筮
仕之初卽以誠篤幹濟受知太祖至成祖益任以繁劇

而二人實能通達政體諳練章程稱股肱之任仁宣繼體委寄優隆同德協心匡翼令主用使吏治修明民風和樂成績懋著蔚爲宗臣樹人之效遠矣哉

明史卷一百四十九終